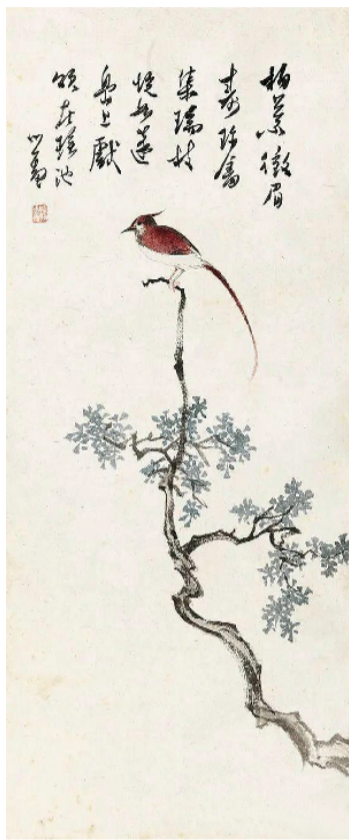


■ 美食

马齿苋那么倔强

米丽宏



马齿苋，在我们这里叫法不一，有叫“猫耳菜”，有叫“马吱菜”。马齿、猫耳，描述的是马齿苋的叶子形状；以动物名之，会让人想到“呼啦啦”奔跑的马、无声息踱过的猫，有种欢腾的野气。

而“马吱菜”的“吱”，好像马齿苋能“吱声”似的。能么？能。马齿苋中有长得肥壮的，用手去拽，“吱儿——嘭”，断了。这是“马吱菜”抗拒的发声儿。

马齿苋还有一个名字，叫“五行草”。因为它的根白，茎红，叶青，花黄，籽黑，五色俱全；在传统文化中，白为金，赤为火，青为木，黄为土，黑为水，这样五行也全了。它好像存心让人感觉，这世界安排很有逻辑和条理的呢。

这般比拼，说不清是大自然造物的用心，还是马齿苋自身的造化。在作为一株野草的进化历程中，它有着怎样的大抗拒和大顺从，不知。我们只知道马齿苋颜值不错——水灵灵的，玉质玲珑。肉质的茎，如一截截红玉；肉质的叶，如一片片碧玉。拔一棵在手，手感凉凉、润润，美玉沉静，没一点草莽气。如果将它比作人，它应该是一种富有少年感的人，任何痛苦和时间都夺不走自己的丰盈与舒展。

马齿苋性喜肥沃湿润之地，但贫瘠干旱处也能长得很好。如若肥多水足，处境顺遂，它们就铺在地上，四方蔓延，长得茎叶肥硕，雍容丰润，如盛唐时期的胖美人。如果生地贫瘠又遇干旱，它们就变成了“绿蜘蛛”，脑袋从地缝里钻出，绿脚丫一只只紧抓地面，肢节向四面八方伸展。有时，生身之地只是一隙石缝儿，恰好洒进了一缕雨丝，它也就见光灿烂、见水发芽，直起身子纵

向发展，长成一棵微型“玉树”，照样葱茏水灵。

田间、地垄、菜园子里，土肥水润，马齿苋长在这儿真是生对了地方。它们开初是一摊儿一摊儿，不久就铺严了地面。但，幸往往也是不幸；相比庄稼蔬菜而言，农人不喜欢这些“野孩子”，更不容许它们争夺土地营养和阳光雨露，一旦看到，必是随手拔除的。

连根拔去的马齿苋，扔在烈日下，烤不萎、晒不蔫。几天过去，叶还是碧玉的叶，茎还是红玉的茎，绿眼睛，俏生生。假如着一把泥土得一点水，看吧，它们一个咯嘣不打，竖起身就恢复了生长。曾经的劫掠，一点阴影也留不下。人们称马齿苋“晒不死”“死不了”，真是一点不带夸大的。

马齿苋为啥晒不死，民间有个传说：后羿射日的时候，一口气射下九个太阳，还有一个躲在马齿苋下逃过了劫难。后来太阳报恩，尊马齿苋为“舅”，并许诺永远不会加害马齿苋。马齿苋有了这道“免死金牌”，从此大地上四处蔓延，盎然生长。

多么迷人的神话。

小暑节气的早晨，我闲散地走在郊野，手里提着一兜挖来的马齿苋。预备回去后，为家人做一个凉拌菜，我为它起名“玉色生香”。杜甫有诗：清晨蒙菜把，常荷地主恩。守者愆实数，略有其名存。苦苣刺如针，马齿叶亦繁。青青嘉蔬色，埋没在中国。

我想隔空跟杜甫谈谈心：大唐盛世沃野万里，却也有无穷尽的暗处，心忧黎元的您，需要有多么坚定的心才能等到黎明？您不用为马齿苋叹息，就凭一股子“倔劲儿”，它也不会“埋没在中国”，不会。

当它摊开身躯的时候，它不是躺平，而是舒展。不骄躁不分神儿，不纠结不抱怨，不踌躇不焦虑。有小花朵却不刺眼，有小狂放却不睥睨，有小清新却不寒凉。在舒展开去的茎叶中实现了它的自我满足。

再来看看现实中的我们，年轻时逐风逐浪，梦想轻舟远航；当走入社会，我们渐渐消失了锐气、朝气，不得不低下头颅，将所有气力都耗在谋生上。那些少年时怀揣的理想，不知不觉间消磨光了。我们活得“像排比句一样规规矩矩，像大字典一样稳稳妥妥，像教科书一样恭恭敬敬”（韩少功语），唯独少了马齿苋那样的任性和倔强。

扎根土地时，它横向长；容身石缝儿时，它纵向长。涝了，涝着长；旱了，旱着长。拔下来，七天晒不死继续长；折断了，每一截残茎断叶都会寻机再生长。生存能力强，自愈能力也强。打杀炙烤连根儿拔，怎么都奈何不得。

就是这么泼，这么野，这么倔强。生命里，只有一个主题，向上，向上，向上。

■ 生活

丝瓜长在阳台上

许若齐

已是夏日炎炎，它才姗姗来迟地结果。只有一根，细长窈窕的身段，挂悬在南阳台栏杆上，青里泛绿，正处豆蔻年华。风动它亦摆，像是在告慰我：春种夏收，也算是种瓜得瓜了。

我是严格按照农谚所言进行这项农事活动的。春分前置一长形木桶于阳台上，将土与若干肥料搅拌均匀撒满其中。清明时节细雨纷纷里，将几粒饱满的种子深浅有度地埋入。接下来便是日复一日地期待：那天早晨，两瓣如豆的新芽破土而出，开启一轮新生命的周期。接下来的却是日复一日的隐忍不发，最后竟归于枯萎，让我沮丧不已。

眼看谷雨就要过去了，我只好跑到大埠头菜场，在一个旮旯里，买到一棵丝瓜秧。老乡夸口说：这是好苗子，可结几十条丝瓜。说话的架势，颇有王婆遗风。

种下后，没几天，微毛茸茸的叶子一片片发出来，接着抽出一条细细的青丝，赶紧架上一根木条让其攀上。小心翼翼添肥加水，则是必做的功课。它虽是移植来的，我却视同己出，一点马虎不得。

有一天，当它在阳台栏杆上青藤绿叶地匍匐前行时，我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干吗要在阳台这方寸之地上种丝瓜呢？

首先还得归于童年时代的丝瓜情结。那时家在老宅子里，里面有一个大院子，很适合种些南瓜丝瓜。每每清明前后，总有许多丝瓜秧子密匝匝从墙根处冒出。我总要择其健康强壮者，移至向阳处精心培育。一个来月后，它就顺着那棵乌桕树爬上屋顶，肆无忌惮地疯长。屋瓦是黛色的，一片片叠加着，远看有点像犁开的黑土，又像一大群黑鸟飞至屋顶，遽然收起羽翼，作趴伏状。丝瓜在其上开出一朵朵金灿灿的花，煞是好看。

丝瓜终于一根根长出了，家里也隔三岔五受用着我的劳动果实。一般都是打汤，往往锅里水要开了，才去摘来丝瓜，削皮，切片，从容不迫。丝瓜汤清清爽爽，葱花和香油是必不可少的。讲究一点的，放一小撮虾米，那是很提味的。

有一根丝瓜长到乌桕树的梢上，可望不可及。它慢慢失去苗条青葱的身段，变得臃肿起来，在秋风里渐渐老去，最后沦为擦洗锅碗的丝瓜络子。从它身上，我领会到了一种无以言表的悲凉。

其次是想移植一点田园风光到阳台上，与盆景心态如出一辙。很向往“一庭春雨瓢儿菜，满架秋风扁豆花”的境界，可囊中羞涩，哪能去买带院落的房子，种花种菜种竹？只能在阳台上捣鼓点什么，聊以寄慰那些挥之不去的乡土情结。隔三岔五你得关注它，扶持它，同时也体验到一种成长的欢喜与愉悦。当然，更希望它快快地在阳台上营造出一片绿意。

或许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在鸟儿的叽喳声中醒来。推窗，丝瓜梢头已盘上窗棂，正带着晶莹的露珠，偷窥室内的懒散与倦慵。赶紧起床，找几根细细的竹竿，引领着它沿着栏杆爬攀、垂挂、铺陈、开花，在楼下望去，像一张绿色的织毯。接朋友进小区，远远便可遥指：那就是鄙人的家。

有时黄妍妍的花会引几只蜜蜂过来，嗡嗡叫着，飞来飞去，打断你看书的心思。放下书本，细细打量它们绕藤三匝究竟要干什么。雨天可免去浇水之劳，雨滴扑扑打在叶子上，洗出清新的翠绿。至于能否种瓜得瓜，我倒不怎么在乎，阳台终究是上不承天露下不接地气，焉能结出累累果实？观赏即可怡情，热爱植物，便是热爱生活。

